

潛子鵠

溪

華

邃

言子言



中華書局

潛

溪

邃

言

宋濂撰

濟溪遼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  
陵學山及學海類編皆  
收有此書百陵本在先  
故據以影印

潛溪邃言一卷

金華宋濂景濂

縣大夫問政宋子曰民病久矣其視之如傷乎曰是聞命矣願言其它宋子曰勿爲盜乎曰何謂也曰私民一錢盜也官盜則民愈病矣曰若是其甚乎曰殆有甚焉不稱其任而虛冒旣粟者亦盜也

孔子傳易孟子繹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辭之費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優柔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或累千言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唐之孔冲遠乎孟子之後言性善者蘇綽一人耳三國之後言推蜀

繼漢者習鑿齒一人耳唐之後言黜周存唐者沈旣濟一人耳有識之士不世出也如是夫

古之帝者必有師炎帝師悉諸黃帝師封鉅大墳泰山稽嶺帝師大彭亮父樛圖帝譽師赤松子柏招堯師君疇夫五帝大聖人也猶或有師者誠以天下之大未易君也後世乃反此何哉

宋子嘆曰鄼侯萬世之罪人也當始皇焚天下詩書而藏於秦博士者故在也鄼侯乃棄之而取戶口阨塞之圖方與咸陽宮殿一火俱盡悲夫鄼侯固無足責人關將士奚翅數萬而無一人及之豈天欲喪斯

文哉千載之下不得見聖人全經果誰之過歟若酇侯者萬世之罪人也

呂后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邪古今人表所次管晏左丘明列之第二游夏及曾點父子列之第三數子之高下甚不難知也今乃反之班固其無別之人邪

作史者不爲楚義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失爲不知統不書呂氏滅秦牛氏易晉而復以嬴司馬言之其失爲不知義作史者亦難乎哉

聲韻出於天自然而不可易故燕代之遲重荆楚之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近世解詩者十五國風皆以一音叶之何邪是必有其故也

勇之於學者大矣人非勇不立勇也者作聖之階梯也孔子以勇而聖曾子以勇而賢故曾子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云欲學孔子曾子者其大勇矣乎

人在天地間猶蟻之在磨歟磨之轉西為東回南作北蟻初不知也天地之運也亦然人曷知乎渾天但可施之中國中國之外舍周髀勾股不可里差其至精乎曰洛陽天地之中非歟曰非也以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沖  
默若虛淵然若全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竟然若  
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  
廬一或觸焉纘纘乎萃也炎炎乎蒸也莽莽乎馳弗  
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轡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  
涵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

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爲天下獨

云經皆故述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機采采其曇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絲絲棼棼乃政之分純純謐謐乃政之壹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頑故民裕四者有則天下受其害

守工莫過于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  
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賚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烏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  
壓焉或僨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  
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相茂  
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  
不能而况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  
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鳩者必舍懼害己也麗色藏劍  
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  
者非道哉

以文徼名名必隳以貨徇身身必亡隳故無成亡因  
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徼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  
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脩不暇矣事外欲  
瞰瞰兮不縕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  
微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  
遂伸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

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泠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

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  
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  
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  
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達容則聚是五懿也去  
六疾行五懿方有為於天下

卷完